



陈武·著

尚书有味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卷外借

一篇散文，一片关爱，一生情感的留驻 一篇散文，一串足迹，一次心灵的旅行
一篇散文，一个故事，一段情感的漂泊 一篇散文，一种演绎，一方人生的舞台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陈武·著

尚书有味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尚书有味/陈武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6.4

ISBN 978-7-5511-2760-8

I. ①尚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7536号

书 名: 尚书有味
著 者: 陈 武

责任编辑: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15.75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

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760-8

定 价: 28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◆◆◆目录◆◆◆

【卷一 南窗书灯】

002 黄裳的“图文”南京

006 永恒的《忆》

013 《陶然亭的雪》

021 秋荔亭

030 高晓声和董欣宾

033 源头活水

——闲话我与《小说选刊》

038 读艺小札

059 闲读的美好

062 兄弟我……

064 《三同志》

067 《郊叟曝言》

072 斜阳下的往日庭院

001

·
·
·

目
录

- 075 书书有情
077 别调秦腔
081 《神乌赋》

【卷二 流年书影】

- 086 岁月流逝 生命饱满
——《世界杯中国梦，那些年那些事》读后
- 090 《书衣文录》
- 093 我爱“傻瓜”
- 095 望仙河的雪
- 098 《西谛书话》
- 101 剪纸民间
- 104 《天才与环境》
- 107 人生的雅舍
- 109 水上的潇洒
- 111 一本叫《平原》的书
- 113 音乐的河流
- 115 汪曾祺与《沙家浜》
- 118 《小报告以外》及其他
- 121 《文化人与钱》

- 126 《小癞子》里的一句话
- 128 《早春一吻》
- 130 两本关于苗运琴的书
- 132 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
- 136 朱自清说诗
- 138 魏微和她的小说
- 141 从历史中打捞人生的常态
——韩东小说《扎根》读后
- 144 《小说研究》
- 147 《海州鏖战》
- 150 《关于〈金陵杂记〉》
- 155 《被阳光照亮》
- 158 对“经典”的有效阅读
- 163 琐谈文学翻译
- 171 边界的打破者
——《杂草的故事》读后

【卷三 尚书有味】

- 176 让文学关注我们细微的生活
——答问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

- 180 寻找精神真相
- 182 草书阎揆
- 186 江南丽人图
——郜科和他的新文人画
- 188 心有菩提
——小记书法家葛丽萍
- 196 本土画家江祥荣
- 202 王兵画笔染春秋
- 212 疏淡含精匀 摇荡花间雨
——浅谈高伟的工笔画
- 216 漫笔金石名家许厚文
- 219 书家敬伟
- 222 秉华山水
- 225 小楷庚国
- 229 小扇面大气象
——浅议江祥荣的山水扇面
- 232 小木楼看画
- 236 印象张学玲
- 238 代 跋
——初识陈武



卷一
南窗书灯

黄裳的“图文”南京

黄裳先生的《珠还记幸》要再版了。我是2002年写信到北京三联书店，欲邮购此书时，得到这个答复的。不过再版的《珠还记幸》至今未能看见。近日，在2005年第九期《读书》上，读到黄裳的一篇文章：《二十年后再说“珠还”》。观其全文，大约是为该书再版而写的后记之类的文章。《珠还记幸》出版于1985年5月，其中“珠还记幸”一辑27篇文章，收诸多现代文学大家的手迹，再配上作者儒雅、温婉的文字，应该算作一本当今流行的“图文”书了。这本书的写作动机，在《二十年后再说“珠还”》里也有交代：

鲁迅先生十分喜爱凯绥·珂勒惠支的版画，自费印行了她的选集，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和印刷事务。先生亲自设计封面、版式，并手书书前题字，雄劲朴茂，宛如古刻。我是在文生社的积稿中发现的，讨了回来。从此我就收藏着两幅鲁迅先生的手迹，珍惜不敢付裱。回想我收集作家手迹的计划，应该是从此时植根的。这两幅手迹后来都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了，其实《珠还记幸》应该由它们领头开卷才对。

主意既定，就开始动手。我买了几盒荣宝斋的诗笺，放在吴晗那里，由他和静远找人写字。吴晗的客人多，抓

住机会就要他们写，有时还是“强迫”的，如费孝通、张东荪的字就是这样得来的。只有朱自清是我指名要求必得的。吴晗来信中曾说，“佩弦字今晨送来，附上。容元胎的当函促。”不料一年后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接到吴晗的短信，只寥寥数语，“朱佩弦今午逝世，心境极不快，不多谈。”这就是当年我搜集作家手迹的实况。

《珠还记幸》的再版，当然是喜爱现代文艺及其掌故的读者的幸事了，但是，让我感兴趣的是，《二十年后再说“珠还”》里，透露了一个信息，即黄裳对他出版的小书《黄裳序跋》不太满意，他说：“前些时我印过一本《黄裳序跋》，编者自行删去几篇较长的考订文字，腾出篇幅填上大量图片，相关和不相干的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就像大观园中的刘姥姥，经鸳鸯、凤姐打扮，插了满头花朵一样。刘姥姥心里明白这是捉弄她的，但只能强颜欢笑地凑趣，共同演出这场闹剧，其处境、心情是可以理解并予同情的。我不是刘姥姥，只得坦率地说出我被打扮后的不舒服。这是我与图文书第一次失败了的遭遇战。”又是“不舒服”，又是“失败”，还自比刘姥姥，可见其心境了。

《黄裳序跋》出版于2003年6月，两年前的事还让老人“不舒服”，可见他对这本书的感觉确实不爽。该书是东南大学出版社“书人文丛”的一种，另11本分别是施蛰存、夏志清、舒芜、姜德明、钟叔河、隐地、董桥、陈子善、陈平原、王稼句、徐雁，都是读书界大腕级人物（不过后来只出8种，不知何故，在南京的一次会议上，我曾问过该书主编之一的王稼句，他也含糊其辞，大约“有口难言”吧）。我对这套书的印象特好，从手头的零星几本看，不仅让我们集中读到作者历年的序跋，还通过大量图片，观其尊容，能更直观地揣摩作者的“书路”历程。

黄裳对他的“花枝招展”的“序跋”不感兴趣，不曾想，又有多事者弄了本《黄裳·南京》，更是图文并茂，香气袭人。该书是作为“名人与名城的前世今生”第一辑之一种，由北京翰墨林图书公司策划，吉林美术出版社印行的，首辑共五种，另四种为《张恨水·北京》《周瘦鹃·苏州》《鲁迅·绍兴》《郁达夫·杭州》，策划作者在“后记”里说：“北京，绍兴，苏州，杭州，南京，这些历史文化名城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在人们的记忆中，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存在。”又说，“所选的文章，大多是20世纪上半叶，文人名士的雅作。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落差，这些古城又经历了沧桑变化，我们可以在岁月的流逝中，细细品味古城风韵。”

倾读是书，确实被书中图片之多而吓了一跳，除了常有的通页大照片外，余下的每页都不止一幅，通常都是两三幅，有的达四五幅之多，而且都是彩照。这些照片，光色运用极佳，和一篇篇妙文互相补充，相得益彰。

《黄裳·南京》一书，共分两篇，上篇为：“黄裳·石头记”；下篇为“金陵行”。上篇所收的21篇文章，分别是《鸡鸣寺》《豁门楼》《石观音寺》《周处读书台》《快园》《随园》《小虹桥》《玄武湖》《鸡鹅巷与裤子裆》《梅花山》《燕子矶》《白鹭洲》《天王府》《梅园新村》《莫愁湖》《石巢园》《扫叶楼》《祖堂山》《南唐二陵》《沧桑旧影》《美人肝》，这些文章，大部分节选自黄裳的《金陵五记》，只有后两篇选自《锦帆集》和《旅京随笔》。下篇“金陵行”共收文十篇，出自现代文学大家张恨水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石评梅、郭沫若之手。这些文章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，时间的落差，可以让我们“在岁月的流逝中”，品味南京这座古城的悠久灿烂的文化 and 名人辈出的事迹，并感受其沧桑巨变的历史和山水人文的情怀。我私下里揣测，这样一本“更花枝”的书，黄裳先生应该是满意的吧？

记得2000年9月，金陵博士蔡玉洗先生主编的“凤凰台丛书”里，

有一册《南京的情调》，“通过編集 20 世纪上叶文人学士的 64 篇随笔和印象记，将南京的人文底蕴和都市情调宣泄无遗”（《书房文影》，徐雁著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01 年 7 月版）。而《黄裳·南京》则更多地侧重于一个人对旧都的印象和怀念，所收的图片，也和《南京的情调》所收的 30 幅“沧桑旧影”不同，为当代人刘正志、汤群的最新摄影，无论是鸡鸣寺深沉的黄色门脸，还是相映在梅花丛中的博爱阁；无论是玄武湖畔的水榭，还是莫愁湖边的绿柳，抑或是夫子庙的花灯，中山陵的人流，无不透着新时代鲜活、蓬勃的气息。

“尽消受六朝金粉，只青山依旧，春来桃李又芳菲。”南京和黄裳有情，或黄裳和南京有缘，这本《黄裳·南京》的“图文”书，又一次把黄裳先生打扮得“花枝招展”了。然而，南京的“情调毕竟不仅仅在六朝诗国的吟咏中，在天然江乡的欣赏中，在旧京风物的见闻中，而实应归结为‘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’的历史鉴戒中”。我从黄裳的书中读出了这样的信息，也得到了这样的启迪。

2005 年 9 月 20 日于连云港

永恒的《忆》

俞平伯在《忆》的自序里说：

云海的浮沤，风来时散了。云的纤柔，风的流荡，自己是无心的，而在下面的每每代它们惋惜着，这真有点儿傻。但不于此稍留我们的恋恋，更将何所托呢？我们且以此自珍罢，且以此自慰罢。

至于童心原非成人所能体玩的，且非成人所能回溯的。忆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哩。啊！即使是薄影罢——只要它们在依黯的情怀里，不知怎地历历而可画，我由不得摇动这没奈何的眷念。

而这一本小书便是《忆》。

一九二二年原稿，二八年改稿。

记忆之河，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

人，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婴儿开始，到两岁时有了记忆，逐渐地，人生开始丰富，开始感知欢喜和悲苦……

而童年，无疑是最让人怀念的一个阶段，天真，烂漫，真实，自然。古今中外，不知有多少名人大师，都曾书写过自己难忘的童年。俞平伯也不例外，他的《忆》虽然是一本诗集，却是用诗的形式怀

念童年生活的种种。我们随意选一首（之十一），就会对他诗中所记感同身受：

爸爸有个顶大的斗篷。
天冷了，它张着大口欢迎我们进去。
谁都不知道我们在那里，
他们永找不着这样一个好地方。
斗篷裹得漆黑的，
又在爸爸的腋窝下，
我们咯咯地好笑：
“爸爸真个好，
怎么会有这个又暖又大的斗篷呢？”

多么亲热而温暖的记忆。作者记述的场景，就连一百年以后的我们，都感到亲近和温暖，仿佛又回到捉迷藏的童年，回到父母的羽翼下，回到不知愁忧、不知涩苦的年代，并深切地感受到父辈的疼爱和呵护。

俞平伯诗记的童年，像春风吹过的草芽一样，从我们心里滋长，也如他的诗一样，传递着消逝的时光。再现是不可能了，回味却是无时不在。人生毕竟仓促走过，就算再过一百年，也似乎弹指一挥，逝去的时光无法再现，逝去的情感只能回味。岁月之快，恍如指间流沙，带走短暂的青春韶华，悄然比飞花还迅捷。而青春如梦，或许就是梦。追忆，怀想，瞬间便要面对纷繁的现实和残酷的竞争。自然地，成长有欢乐，更多的却是烦恼，还未及细想，还未及享受，甚至还未及后悔，两鬓已染白霜。只有记忆永恒。而记录记忆之《忆》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共同的祈愿。正如朱自清所说：“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，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。这便合成了另一种滋味，

就是所谓惆怅。而‘儿时的梦’和现在差了一世界，那酝酿着的惆怅的味儿，更其肥腴得可以，真腻得人没法儿！你想那颗一丝不挂欲又爱着一切的童心，眼见得在那隐约的朝雾里，凭你怎样招着你的手儿，总是不回到腔子里来；这是多么‘缺’呢？于是平伯君觉着闷得慌，便老老实实在地，像春日的轻风在绿树间微语一般，低低地、密密地将他的可忆而不可不捉的‘儿时’诉给你。他虽然不能长住在那‘儿时’里，但若多招呼几个伴侣去徘徊几番，也可略减他的空虚之感，那惆怅的味儿，便不至老在他的舌本上腻着了。这是他的聊以解嘲的法门，我们都多少能默喻的。”（《忆·跋》）不愧是知交好友，朱自清的话说得真好啊！不仅把朱自清他们招呼进作者的儿时记忆里徘徊，还唤起所有读者重走一趟童年的心路。而一个“缺”字，又是多么奇妙，多么暗合人心，多么恰如其分，更准确地表达那份感受。

《忆》初版于1925年12月，志成印书馆印刷，石印，线装，朴社出版。文字全部为毛笔手写，每页6行。选用的纸张是上好的白绵纸，单张对折，成书规格为长16cm×5cm，宽11cm×3cm。该书封皮为黄色单面光土纸，无字。衬页上有书名“忆”，下有3个小字：“呈悟妹”。内页无页码。封面画放在内页，画上的“忆”字繁写。画面上，有一个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的成年读书人，一手托腮，一手夹烟。袅袅升起的两缕烟，一缕延伸至头顶，一缕回旋着，变成一行脚印，绕成一个“8”字，在“8”字上部的圆圈里，是一个骑着“竹马”玩耍的幼童。这幅图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本书的题旨，要“缺”的都“缺”了，也只能任其“缺”，除此，还能怎么样呢？

有意思的是，这幅原本做封面的画，出自孙福熙之手。孙福熙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散文家了，同时也是画家和书籍设计爱好者，曾经为鲁迅设计过《野草》《小约翰》等书籍的封面，非常受

鲁迅喜欢。

而《忆》中的17幅彩色插图，作者来头更大，由丰子恺所作。这些插画全部根据诗意所画，充满童趣，十分传神，保持丰氏一贯的风格，拙而朴，纯而美。

一本小书有如此之多的插图，而且出自一人之手，在那个时代十分罕见，可见他们之间的友情之深。

差不多就在《忆》出版的同一时期，俞平伯也为丰子恺的漫画初刊写了篇序文，俞平伯开篇就说：“听说您的漫画要结集起来和世人相见，这是可欢喜的事……子恺君，您的轮廓于我是朦胧的，而您的心影我是厮熟的。从您的画稿中，曾清清切切反映出您自己的影儿，我如何不见呢？将心比心，则《漫画》刊行以后，它会介绍无量数新朋友给您，一面又会把您介绍给普天下的有情眷属。‘乐莫乐兮新相知。’我由不得替您乐了。”看看，这种互为投机的欣赏，也难怪俞平伯要请他为自己珍爱的手抄石印诗集来插画了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诗和画，都是在同一题旨下，可谓绝配啊。

《忆》的题词也是别出心裁，是许夫人所题，而且风格独特：

我初见他在江南，他说：

“春天是温柔的，
夏天是茂盛的，
秋天是爽快的，
冬天是窝逸的。”

我再见他在北京，他说：

“春天是惆怅的，
夏天是烦倦的，
秋天是感伤的，

冬天是严肃的。”

我想：

“从惆怅可以得温柔，

从烦倦可以得茂盛，

从伤感可以得爽快，

从严肃可以得窝逸。”

这条路，他告诉我，就是《忆》。

这种形式，当然也是俞平伯的主意了，因为《题记》的最后说：“平伯属写此题词。”

当然，《忆》里也有俞夫人的影子：

亮汪汪的两根灯草的油盏，

摊开一本《礼记》，

且当它山歌般地唱。

乍听间壁又是说又是笑的，

“她来了吧？”

《礼记》中尽是些她了。

“娘，我书已读熟了。”

这是俞平伯爱情的早期萌芽。因为“她”在间壁又是说又是笑的，书也读不下去了，“《礼记》中尽是些她了”，只好赶快告诉母亲，书已经读熟了。读熟就可以去和表姐玩了。多么直白又亲切的描写啊！

如前所述，这本书更让人称道的是，跋文由俞平伯好友朱自清